

◆ 华彩赞歌 ◆

浓郁的风土人情真实动人

在凸凹写作的《京西之南》一书中，父亲古大富后来被汉奸杀害，哥哥古年因怪病早逝，弟弟、侄子被日寇的大炮炸得粉身碎骨，嫂子柳绵桃在自残肢体后独自栖身荒屋。在这之后，古月出场了，他不但没有被苦难命运压垮，反而越发呈现出乐观昂扬的人生姿态。家园被毁、亲人遇难后，他加入抗日队伍，从警卫员到连长，再到县农林委主任、副县长，他逐步克服战胜小农意识的狭隘，并和从事卫生事业的妻子乔祺燕一起轰轰烈烈地建设家乡……

“古月是我浓墨重彩描绘的人物，可以说，他的性格，就是京西南人个性的集中体现。在他身上，北方山区农民、八路军战士、农村基层干部等多重身份实现了有机融合。而且，他的生命里，还始终存在着一种倔强果敢的生命力。就像我借白鼎轩的视角所看到的，‘这个古月，虽然已经是县政府的领导了，骨子里还是个农民，有农民的粗俗和朴素’。小说中，古月对于战争年代中的枪伤和在批斗中的摔伤，始终是在‘快活地承受’。”凸凹介绍说。

“文革”中，古月被遣送回榆林水村劳动改造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退缩，反而觉得“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草药，既可以治病又可以打牙祭”。到了改革开放年代，他为了多为农民干实事儿，虽已退居二线，却心甘情愿听从老首长的召唤，来到邻省的田间传授农村工作经验。

事实上，写热爱了一辈子的京西人、写人性的不断成长、写不断丰富的乡土历史，凸凹常常会自己被自己感动得落泪。在主人公古月身上，凸凹更有大的感情寄寓，他既是革命者，又是标准的“情圣”。他不惧丢掉县长的官职，决绝地去替老婆挨批斗，不怕伤筋骨，他把保护自己的女人作为他革命生活的一部分。“这是‘人’的亮相，写的时候，我感动不已，流泪不止。”凸凹坦言，自己对历史的观察、对人性的发现、对社会的评判都通过古月这个人物进行呈现，因此写作过程特别过瘾。“我血液在沸腾，精神在飞扬，京西对我几十年的哺育，突然决堤了。京西的性格、情感、作为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，是畅快淋漓表达出来的。”

古月还在京西培养出三位全国劳模吴春山、徐

庆文、王砚香，吴春山是凸凹重点塑造的农民劳动模范形象，他出身苦，觉悟高，有胆识，脑瓜灵，执行政策既坚定又灵活。但凸凹没有将其完美化，也写出了他一点点狡黠和虚荣，比如，“岗山村每打出一口井，都必须由他铲最后一锹土，由他宣布出水了”。南韩继村劳模徐庆文每到开春都要下到地里扶第一把犁；背篓商店的王砚香将百货送到大山深处的百姓家而不喊一声苦；乡邮员任成水跋山涉水，不误百姓们的信和报而不叫一声累。可以说，凸凹的《京西之南》是一曲饱含深情的英雄赞歌，支撑这赞歌的华彩乐段，是那样的真实感人。

《京西之南》里容纳了大量的地域风情，凸凹没有掩饰对京西风云人物、地理、俚语、民俗、风情、吃食的喜爱，比如京西人熟悉的模范人物仇振亮、徐庆文、王砚香、任成水在书里出现，吴春山还成为书里的主要人物；比如京西人熟悉的地名，岗上村、南韩继村、霞云岭堂上村，以至周口店、良乡、坨里众多地名在作品中频繁出现；比如古月为乔祺燕绘声绘色讲述他童年的趣事时，刻意说起

了“压捏格儿”榆皮面条、盐渍的地梨、类似山药的葛根等等不下二十几种称之为“稀罕物”的京西老百姓喜爱的吃食；比如写出来京西人爱听戏曲“山梆子”俗称“酸曲”的大段唱词：“一更的一点月牙儿高，寻夫佳人泪花儿飘……”比如写到京西骂人的土话形容混蛋透顶的“混蛋一屁股泥”；比如写要为吃毒草的羊群解毒，平石板上放上盐，让羊舔一舔，明明盐是咸的，京西却管这叫“淡羊”；此外还有为单身女人帮工后的“拉帮套”风俗的描述等等。

此外，在故事的演进中，凸凹还叙写了农耕、养畜、种植、打井、行医、打仗、制作兵器等五行八作，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写米嫂会过日子，把树叶“洗”去苦涩和对山核桃“淘”出光亮；在山顶放羊要有放盐的“条子”和存水的“眼子”才行，避免羊中毒或渴死；还有吴春山喂牲口的一套“骡马经”等等，这些丰富又细腻的乡情风俗描写和地方语言的表达，是凸凹潜心挖掘的京西文化根脉，是他对家乡文化的顶礼致敬书写，从而极大地增持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趣味性。



对话

未来的乡村建设 要融合乡土记忆和城市文明

劳动午报：您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劳模群体，在塑造他们的时候，您是秉持怎样的状态？

凸凹：真实。我不仅写出了英模人物身上的特别之处，即对非常的超越，异于常人，不怕牺牲，勇于奉献，叫人产生敬仰。也着力书写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“人性”，他们俗世的生活情状、喜怒哀乐，叫人感到亲切。譬如劳模徐庆文，他为什么每到开春都会第一个下到地里扶第一把犁？因为他是伤残军人出身，对“伤残”二字最敏感，他最受不了乡亲把他当残疾人来看，而扶犁便是最好的证明自己劳动力的方式；他还爱穿破衣服，因为破衣服可以养虱子，这样虱子咬在肉皮上，痒乎乎的，舒服，晒着太阳捉虱子，多么享受，让人忘记疲累和烦心事，让人体会什么叫活着。譬如王砚香，他起初背背篓，是为了老百姓的买卖，但是，这背篓不仅承载着别人的福祉，还有自己的快乐，他说，走山路可以让自己腿脚麻利，负重可以让自己身体强健……这些劳模在我的作品里不是高大上的符号，而是活生生的，可亲、可感的人。

劳动午报：您对京西南的山川风物、浓郁的风土人情是秉持怎样的态度？

凸凹：我既不拔高，也不矮化，只是真实地呈现出来，绝对不能“匍匐于乡土，醉倒于村俗”，

要严格符合历史逻辑、生活逻辑和写作逻辑。是“在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”的，要令人信服。因为每一种乡土人情，它都是由浓厚的地域特色孕育出来的，重要的，是要理解那些环境中的人，他们和自然的关系；尽量原生态的呈现，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上“审视”乡土，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。我认为这是对乡土最好的立传，最好的礼赞。做大地道德的呈现者、阐释者，为乡土立传，为生民塑魂，便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
劳动午报：在《京西之南》，你一直写到了古月的儿子古立清、古立明，并写了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和振兴，在您的设想里，中国的乡村建设未来最好的愿景是怎样的？

凸凹：在《京西之南》的最后，我写的古立清、古立明，他们从事房地产和旅游开发，这也是乡村建设里很重要的内容。我觉得“村庄”是一个美好的词汇，承载了很多农民的记忆，最好是不背井不离乡；当然，要让他们首先从繁重的农事劳动中解放出来，而且要让村村亮起来，要有光滑的路面，要有好的绿化，要把城市好的生活方式引进来；这样，村民生活在乡村，却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，同时有现代精神文明的引导和照耀，我觉得这样的乡村振兴，才是更值得期望和向往的。